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外国少年文学卷



●主 编 韩作黎
●副主编 赵惠中

阿·柯南道尔 著
(英)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著;陈少硕译.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外国少年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80101-816-8/G·683

I. 福… II. ①柯… ②陈… III. 长篇小说:侦探小说—英国—
近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995 号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1-5100 套

ISBN7-80101-816-8/G·683

定价: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四 恐怖谷

第二天早晨，麦克默多一觉醒来，回忆起入会的情形。因为酒喝多了，觉得头有些胀痛，臂膀烙伤处也肿胀起来隐隐作痛。他因有了特殊的收入来源，去做工也就不定时了，所以早餐才吃，而上午便留在家中给朋友写了一封长信。后来，他又翻阅了一下《每日先驱报》，只见专栏中刊载着一段报道：

先驱报社暴徒行凶——主笔受重伤

这是一段简要的报道，实际上麦克默多自己比记者知道得更清楚。报道的结尾说：

“此事现已归警署办理，然断难期望彼等获致优于前此诸案之效果。暴徒中数人已为人知，故可望予以判处。而暴行之源则毋庸讳言为该声名狼藉之社团，彼等奴役全区居民多年，《先驱报》与彼等展开毫无妥协之斗争。斯坦格君之众多友好当喜闻下述音信，斯坦格君虽惨遭毒打，头部受伤甚重，然尚无性命之虞。”

下面报道说，报社已由装备着温切斯特步枪之煤铁警察

队守卫。

麦克默多放下报纸，点燃烟斗，但手臂由于昨晚的灼伤，不觉有些颤动。此时外面有人敲门，房东太太给他送来一封便笺，说是一个小孩刚刚送到的。信上没有署名，上面写着：

“我有事想和您谈一谈，但不能到您府上来。您可在米勒山上旗杆旁找到我。如您现在肯来，我有要事相告。”

麦克默多十分惊奇地把信看了两遍，他想不出写信的人是谁，或有什么用意。如果这出于一个女人之手，他可以设想，这或许是某些奇遇的开端，他过去生活中对此也颇不生疏。可是这是一个男人的笔体，此人似乎还受过良好教育。麦克默多踌躇了一会儿，最后决定去看个明白。

米勒山是镇中心一座荒凉的公园。夏季这里是人们的游玩之地，但在冬季却异常荒凉。从山顶上俯视下去，不仅可以尽览全镇污秽零乱的情景，而且可看到蜿蜒而下的山谷；山谷两旁是疏疏落落的矿山和工厂，附近积雪已被染污了；此外还可观赏那长满林木的山坡和白雪覆盖的山顶。

麦克默多沿着长青树丛中蜿蜒的小径，漫步走到一家冷落的饭馆前，这里在夏季是娱乐的中心。旁边是一棵光秃秃的旗杆，旗杆下站着一个人，帽子戴得很低，大衣领子竖起来。这个人回过头来，麦克默多认出他是莫里斯兄弟，就是昨晚惹

怒身主的那个人，两人相见，交换了会里的暗语。

“我想和您谈一谈，麦克默多先生，”老人显得进退两难，犹豫不定地说道，“难得您赏光前来。”

“你为什么信上不署名呢？”

“我不得不这样小心谨慎，先生。人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招来祸事，也不知道谁是可以信任的，谁是不可信任的。”

“当然谁都可以信任会中弟兄。”

“不，不，不一定，”莫里斯情绪激昂地大声说，“我们说的什么，甚至想的什么，几乎都可以传到麦金蒂那里。”

“喂！”麦克默多厉声说，“你知道，我昨晚刚刚宣誓效忠于我们的身主。你是不是想让我背叛我的誓言？”

“如果你这样想，”莫里斯满面愁容地说道，“我只能说，我很抱歉，让你白跑一趟来和我见面了。两个自由公民不能交谈心里话，这岂不是不正常的么！”

麦克默多仔细地观察着对方，稍微解除了一点顾虑，说道：“当然，我说这话只是为我自己着想的。你知道，我是一个新来的人，我对这里的一切都是生疏的。就我来说，是没有发言权的，莫里斯先生。如果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讲，我将洗耳恭听。”

“然后去报告首领麦金蒂！”莫里斯悲痛地说。

“那你可真冤枉我了，”麦克默多叫喊着，“从我自己来说，我对会党忠心，所以我就对你直说了。可是假如我把你对我

推心置腹讲的话说给别人听，那我就是一个卑鄙的小人了。不过，我要警告你，你不要指望得到我的帮助或同情。”

“我并不指望求得帮助或同情，”莫里斯说道，“我对你说这些话，就已经把性命放在你手心里了。不过，虽然你够坏的了——昨晚我觉得你会变成一个最坏的人，可你毕竟还是个新手，也不像他们那样的铁石心肠，这就是我想找你谈一谈的原因。”

“好，你要对我讲些什么？”

“如果你出卖了我，你就要遭到报应！”

“当然，我说过我绝不出卖你。”

“那么，我问你，你在芝加哥加入自由人会，立誓要做到忠诚、博爱时，你心里想过它会把你引向犯罪道路吗？”

“假如你把它叫做犯罪的话，”麦克默多答道。

“叫做犯罪！”莫里斯喊道，他的声音激动得颤抖起来，“你已经知道一些犯罪的事实了，你还能把它叫做什么别的？！昨天晚上，一个岁数大得可以做你父亲的老人被打得血染白发，这是不是犯罪？你能不把这叫做犯罪，还是把它叫做什么别的呢？”

“有些人会说这是一场斗争，”麦克默多说道，“是一场两个阶级之间的彼此较量的斗争，所以每一方尽量打击对方。”

“那么，你在芝加哥参加自由人会时，可曾想到这样的事吗？”

“没有，我保证没有想到过。”

“我在费城入会时，也没有想到过。只知道这是一个有益的会社和朋友们聚会的场所。后来我听人说起这个地方，我真恨死这个名字第一次传到我耳中的那一时刻了，我到这里来是想让自己生活得好一些！天啊！使自己生活得好一些！我妻子和3个孩子随我一起来了。我在市场开了一家绸布店，颇有盈利。我是一个自由人会会员，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后来我被迫像你昨晚那样，加入当地的分会。我的胳膊上烙下了这个耻辱的标识，而心里却打上了更加丑恶的烙印。我发觉我已经受一个奸邪的恶棍指挥控制，并陷入一个犯罪网里。我可怎么办呢？我想把事情做得善良些，可是只要我一说话，他们便像昨晚一样，说我是叛逆。我在世上所有的一切，都在绸布店里，我也不可能远走他方。如果我要脱离这个社团，我知道得很清楚，我一定会被谋害，上帝知道我的妻子儿女会怎么样？噢，朋友，这简直可怕，太可怕了！”他双手掩面，身体不住地颤动，抽抽噎噎地啜泣起来。

麦克默多耸了耸肩，说道：“做这种事，你心肠太软了，你不适合干这样的事。”

“我的良心和信仰还没有丧失，可是他们使我成为他们这伙罪犯中间的一个。他们让我去做一件事，如果我退缩，我很清楚，我会遭到什么下场。也许我是一个胆小鬼，也许是我想到我那可怜的小女人和孩子们，无论怎么说，反正我是去了。

我觉得这件事会永远压在我心里的。

“这是山那边一所孤零零的房子，离这里有 20 英里。像你昨天那样，他们让我在门口守着。干这种事，他们还不相信我。其他的人都进去了。他们出来时，双手都沾满了鲜血。正当我们离开时，一个小孩从房内跑出来跟在我们后面哭叫着。这是一个 5 岁的孩子，亲眼看到他父亲遇害。我吓得几乎昏厥过去，可是我只能装出勇敢的样子，摆出一副笑脸来。因为我很明白，如果我不这样，同样的事就要在我家里发生了，他们下次就会双手沾满鲜血从我家里出来，我的小弗雷德就要哭叫他的父亲了。

“可是我已经是一个犯罪的人了，是一个谋杀案的胁从犯，在这个世界上永远被遗弃，在下世也难超生。我是一个善良的天主教徒。可是神父要听说我是一个死酷党人，也不会为我祈祷了，我已经背叛了宗教信仰。这就是我所经受的。我看你也正在走这条路，我问你，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你是准备做一个嗜血杀人犯呢，还是我们去设法阻止它呢？”

“你要怎样做呢？”麦克默多突然问道，“你不会去告密吧？”

“但愿不要发生这样的事！”莫里斯大声说道，“当然，就是这样一想，我的性命也就难保了。”

“那好，”麦克默多说道，“我看你是一个胆小的人，所以你把这件事也看得太严重了。”

“太严重！等你在这里住得时间长一些再瞧。看看这座山谷！看看这座被上百个烟囱冒出的浓烟笼罩住了的山谷！我告诉你，这杀人行凶的阴云比那笼罩在人民的头上的烟云还要低回、浓厚。这是一个恐怖谷，死亡谷。从早到晚，人们心里都惊惶不安。等着瞧吧，年轻人，你自己会弄明白的。”

“好，等我知道得多了，我会把想法告诉你的，”麦克默多漫不经心地说道，“很清楚，你不适于在这里生活，你最好早些转让你的产业，这对你会有好处的。你对我所说的话，请放心，我不会说出去。可是，苍天在上，如果我发现你会去告密的话，那可就……”

“不，不！”莫里斯令人怜悯地叫道。

“好，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一定把你的话记在心上，也可能过几天我就给你回话。我认为你对我讲这些话是善意的。现在我要回家去了。”

“在你走之前，我还要讲一句话，”莫里斯说道，“我们在一起讲话，恐怕会被人看见。他们可能想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

“啊，这一着想得很好。”

“我就说我想请你到我店里做职员。”

“我说我不答应。这就是我们到这里办的事情。好，再见，莫里斯兄弟。祝你走运。”

就在这天中午，麦克默多坐在起居室壁炉旁吸烟，正陷于

沉思之中，门突然被撞开，首领麦金蒂高大的身影堵满了门框。他打过招呼，在这个年轻人对面坐了下来，冷静沉着地瞪了他好一阵子。麦克默多也照样瞪着他。

“我是不轻易出来拜访人的，麦克默多兄弟，”麦金蒂终于说道，“我总是忙于接待那些拜访我的人。可是我认为我已经破例到你家来看望你了。”

“承蒙你光临，我深感荣幸，参议员先生，”麦克默多亲热地答道，从食品橱里取出一瓶威士忌酒来，“这是我喜出望外的光荣。”

“胳膊怎么样，”身主问道。

麦克默多作了一个鬼脸，回答说：“啊，我不会忘记的，可是这是有价值的。”

“对于那些忠实可靠、履行仪式、帮助会务的人来说，这是有价值的。今天早晨在米勒山附近，你和莫里斯兄弟在谈论些什么？”

这一问题来得如此突兀，幸而麦克默多早有准备，遂放声大笑道：“莫里斯不知道我可以在家中谋生。他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因为他把我这一类人的良心估计过高。不过他倒是一个好心的老家伙。他以为我没有工作，所以他要我在一家绸布店里做职员。”

“啊，原来是为这事吗？”

“是的，就是这么件事。”

“那么你回绝了吗?”

“当然了。我在自己卧室里干4个小时,不要比在他那里多挣10倍吗?”

“不错。可是要是我的话,我不会和莫里斯来往太多的。”

“为什么呢?”

“我想我不能告诉你。这里大多数人都清楚。”

“也许大多数人都清楚,可是我还不清楚,参议员先生,”麦克默多鲁莽地说,“如果你是一个公正的人,你就会知道的。”

这个黑脸大汉怒目瞪着麦克默多,他那毛茸茸的手爪一下子抓住酒杯,好像要把它猛掷在对方头上,后来他反而兴高采烈、虚情假意地大笑起来。

“毫无疑问,你确实是一个怪人,”麦金蒂说道,“好,如果你一定要知道原因,那么我就告诉你。莫里斯是不是向你说了反对本会的话?”

“没有。”

“也没有反对我的话吗?”

“没有。”

“啊,那是因为他还不敢相信你。可是他心里已经不是一个忠心的弟兄了。我们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对他很注意,我们就等待时机去告诫他,我想这一时刻不会太远了。因为在我们的羊圈里是没有那些下贱绵羊的栖身之地的。可

是如果你同一个不忠心的人结交，我们要认为你也是一个不忠心的人。这你明白了吗？”

“因为我不喜欢这个人；我也不愿意和他结交。”麦克默多回答道，“至于说我不忠心，幸好是出自你的口中，假如要是别的人，他就不会有机会第二次再对我说这种话了。”

“好，不要再说了，”麦金蒂把酒一饮而尽，说道，“我是及时来劝告你，你应当明白。”

“我很想知道你怎么会知道我和莫里斯谈过话的。”

麦金蒂笑了一笑。

“在这个镇子里发生什么事，我都知道，”麦金蒂说，“我想你总该知道不论什么事都逃不过我的耳目的。好，时间不早了，我还要说……”

可是一个忽然发生的情况打断了他告别的话。随着一下突然的撞击声，门打开了，3张坚决的面孔正从警帽的帽槽下怒目横眉地瞪着他们。麦克默多跳起身来，刚把手枪抽出一半，他的手臂就在半路停了下来，因为他发现两支温切斯特步枪正对着他的头部。一个身着警服的人走进室内，手中握着一支六响的左轮手枪。这人正是以前在芝加哥待过，现在的煤矿保安队队长马文。他摇摇头，皮笑肉不笑地望着麦克默多。

“芝加哥的麦克默多先生，我想你已经被捕了，”马文说道，“你是不能脱身的，戴上帽子，跟我们走！”

“我认为你要因此而付出代价的，马文队长，”麦金蒂说道。“我很想知道，你是什么人，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擅自闯入人的家中，骚扰一个忠于法律的人！”

“这事与你无关，参议员先生，”警察队长说道，“我们并不是来追捕你，而是来追捕这个麦克默多的。你应当协助我们，而不应当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他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对他的行为担保，”麦金蒂说道。

“无论从哪方面看，麦金蒂先生，近几天里，你只能为你自己的行为担保了，”警察队长答道，“麦克默多来这里以前早就就是个无赖，现在仍然不安分守己。警士，把枪对准他，我来缴他的械。”

“这是我的手枪，”麦克默多冷冰冰地说道，“马文队长，假如你我二人单独面对面地相遇，你不会这么容易捉住我的。”

“你们的拘票呢！”麦金蒂说道，“天哪！一个人住在维尔米萨竟和住在俄国一样，警察局怎么会派你这样的人来！这是资本家的非法手段，我估计以后这种事会听得更多的。”

“你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参议员先生。我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犯了什么罪？”麦克默多问道。

“你与在先驱报社殴打老主笔斯坦格一案有关。别人没告你杀人之罪，这并不是因为你不想杀人。”

“啊，假如你们仅是为了这件事，”麦金蒂微笑着说道，“现

在住手，你们可以省很多麻烦。这个人在我酒馆里和我一起打扑克，一直打到半夜，我可以找出十几个人来作证明。”

“那是你的事，我觉得明天你可以到法庭去说。走吧，麦克默多，假如我不愿意枪弹射穿你的胸膛，你就老老实实地走。麦金蒂先生，你站远点，我警告你，在我执行公务时，决不容许有任何抵抗的。”

马文队长的神色如此坚决，以至麦克默多和他的首领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在分手以前，麦金蒂借机和被捕者低声耳语道，“那东西怎样……”他猛地伸出大拇指，暗示着铸币机。

“安排好了，”麦克默多低语说，他已经把它安放在地板下安全的隐秘处所。

“我祝你一路平安，”首领和麦克默多握手告别，说道，“我马上去请赖利律师，并且亲自去出庭辩护。请相信我的话，他们不会扣留你的。”

“我不愿在这上面打赌。你们两个人把罪犯看好，假如他想要什么花招，就开枪射击。我要先把这屋子搜查一下然后再撤。”

马文队长搜查了一番，不过显然没有发现隐藏铸币机的痕迹。他走下楼来，和一个人把麦克默多押送到总署去。天色已经昏黑，刮起一阵强烈的暴风雪，因此街上已经很少行人，只有不多的几个闲逛的人跟在他们后面，壮着胆子大声诅

咒被捕者。

“处决这个该死的死酷党人!”他们高声喊道,“处决他!”在麦克默多被推进警署时,他们嘲笑他。在主管的警官简短的审问之后,麦克默多被投进普通牢房。他发现鲍德温和前一天晚上的其他3个罪犯也在这里,他们都是这天下午被捕的,等候明天审讯。

自由人会的手很长,甚至能伸到监牢里。当晚以后,一个看守带进一捆稻草来给他们铺用,他又从里面拿出两瓶威士忌酒,几个酒杯和一副纸牌来。他们就饮酒赌博,狂欢了一夜,丝毫不顾虑明早的事。

他们这样做并没有惹出什么麻烦,案件的结局就是证明。这位地方法官,根据证词不能给他们定罪。一方面,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不得不承认灯光十分模糊,他们自己也非常混乱慌张,尽管他们知道被告就是其中的人,但无法绝对保证认清行凶者的面貌。经过麦金蒂安排好的聪明的律师一番盘问以后,这些证人的证词更加含糊不清了。

被害人已经证明说,他遭受突然袭击时非常震惊,除了记得第一个动手打他的人有一撮小胡子以外,什么也说不清。他补充说,他知道袭击他的人是死酷党党徒,因为社会上没有别的人恨他,由于他经常公开发表评论,长期以来受到该党党徒的威胁恫吓。

另一方面,有6个公民,其中包括市政官参议员麦金蒂,

出席作证，他们的证词坚决、一致、清楚地说明，这些被告都在工会打扑克，一直到报社事件发生一个多小时以后才散场。

不用说，对被捕的人所受的烦扰，法官说了一些近于道歉的话，同时含蓄地训斥了马文队长和警察多管闲事，便把被告释放了。

这时法庭内的一部分旁听者大声鼓掌欢迎这一裁决，麦克默多看出其中有许多熟悉的面孔。会里的弟兄都微笑着挥手致意。可是另一些人在这伙罪犯走下被告席时，坐在那里双唇紧闭，目光阴郁；其中一个小个子黑胡须面容坚毅果敢的人，在那些获释的罪犯从他面前走过时，说出了他自己和其他人的想法。

“你们这些该死的凶手！”他喊道，“我们还要收拾你们的！”

五 最黑暗的时刻

杰克·麦克默多自从被捕和无罪释放以后，在他那一伙人中，名声大振。一个人在入会的当夜就干了一些事，使他在法官面前受审，在这个社团是绝无仅有的。他已赢得很高的声望，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好酒友，兴致很高的狂欢者，性情高傲，绝不肯受人侮辱，即便对具有至高权威的首领本人，他也不会让步。可是除此之外，他还给同伙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家认

为，在全分会，没有一个人的头脑能像他那样转眼就能想出一个嗜血成性的阴谋诡计，也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把阴谋诡计付诸实施。“他一定是一个干事利落的家伙，”那些老家伙们议论道，他们等待着时机，让麦克默多开始大显身手。

麦金蒂手中已有足够的役使工具，可是他认为麦克默多是他手下最有才干的人，他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主人用皮带系住一条凶残嗜血的猎犬，用一些劣种狗去做小事，但总有一天要放开这个凶兽去捕食。少数会员，其中也有鲍德温，对这个外来人升得很快深感不满，甚至怀恨在心，可是他们却回避他，因为麦克默多就像平常开玩笑一样随时可以和人决斗。

不过，即使是麦克默多在党羽中赢得了荣誉，可他却失去了另外一个、甚至是对他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伊蒂·谢夫特的父亲从此不再和他打交道，也不许他上门。伊蒂深深沉浸在对麦克默多的爱情之中，但她善良的心性却也觉得，倘若和一个暴徒结婚，很难料想后果如何。

一天夜晚，伊蒂辗转反侧，彻夜未眠。早晨，她决心去看望麦克默多，她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和他见面了，要尽最大努力把他从那些拉他下水的恶势力下挽救出来。因为麦克默多经常求她到他家中去，她便向麦克默多家走来，径直奔向他的起居室。麦克默多正坐在桌前，背对着门口，面前放着一封信。年方19的伊蒂，陡然闪过一个女孩子的顽皮念头。伊蒂轻轻把门推开，见麦克默多丝毫没有察觉，便蹑手蹑脚地悄悄